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81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1 1941

圖書編卷之四十七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陝西三邊四鎮總敘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陝西三邊列鎮曰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延綏黃甫川至
定邊管千二百里西接寧夏花馬池出花馬池至橫城
三百二十里東至黃甫川千五百二十里皆在河內邊
牆外悉為河套套長幾二千里橫自牆距河遠八九百
里近二百里惟黃甫川八九里爾川南焦家坪兩岸夾
山水先合後泮娘娘灘羊圈子渡口冬水涸虜每二三
年或四五年大衆自坪或灘或渡口入套每遣零騎伏



林逐草往來不絕是以套中無歲無虜由橫地渡河而西爲寧夏鎮城鎮城至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里在河外賀蘭山後虜時任牧警報屢至由鎮城渡河東入靈州至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預望城至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原出靖虜之蘭州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洮州九百二十里皆在河內套虜秋由花馬池潰墻入山後虜冬由靖虜衛踏水入則臨鞏涼慶諸郡皆繹騷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至甘州鎮城一千二百里至嘉峪關六百里皆在河外西海有虜土魯番天方西域有西夷西寧莊浪韋啞章啞等族有番落酒泉浩疊之間環而居者皆犬羊也延綏鎮一千二百里寧夏鎮一千二百二十里固原鎮一千二百里甘肅一千八百里通共五千六百餘里

陝西邊鎮事宜

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者

三受降城唐所築禦虜於河外中城直南朔方西城南

直靈武東城東南直榆林三疊相距各四百里又于牛頭
 朝邦北山置烽燧十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獵牧
 減鎮兵數萬

陝西三邊四鎮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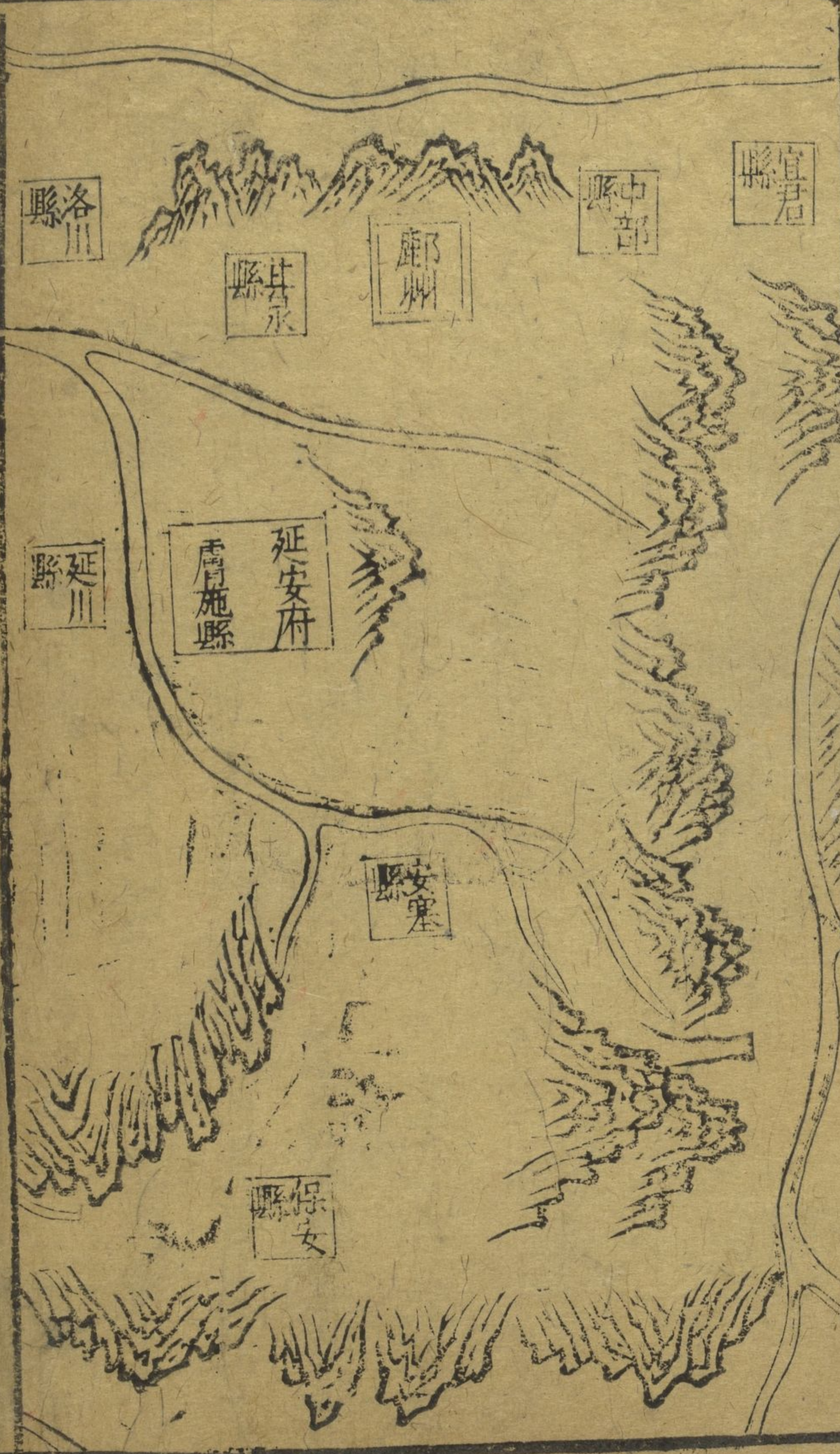


陝西三邊四鎮漕運

關陝所需者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今監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豈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夫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運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運漕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

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其處無險，可以水運；其處避險，可以陸運；其處可立倉，以備倒運；其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亦無不致矣。

延綏疆域



延綏邊圖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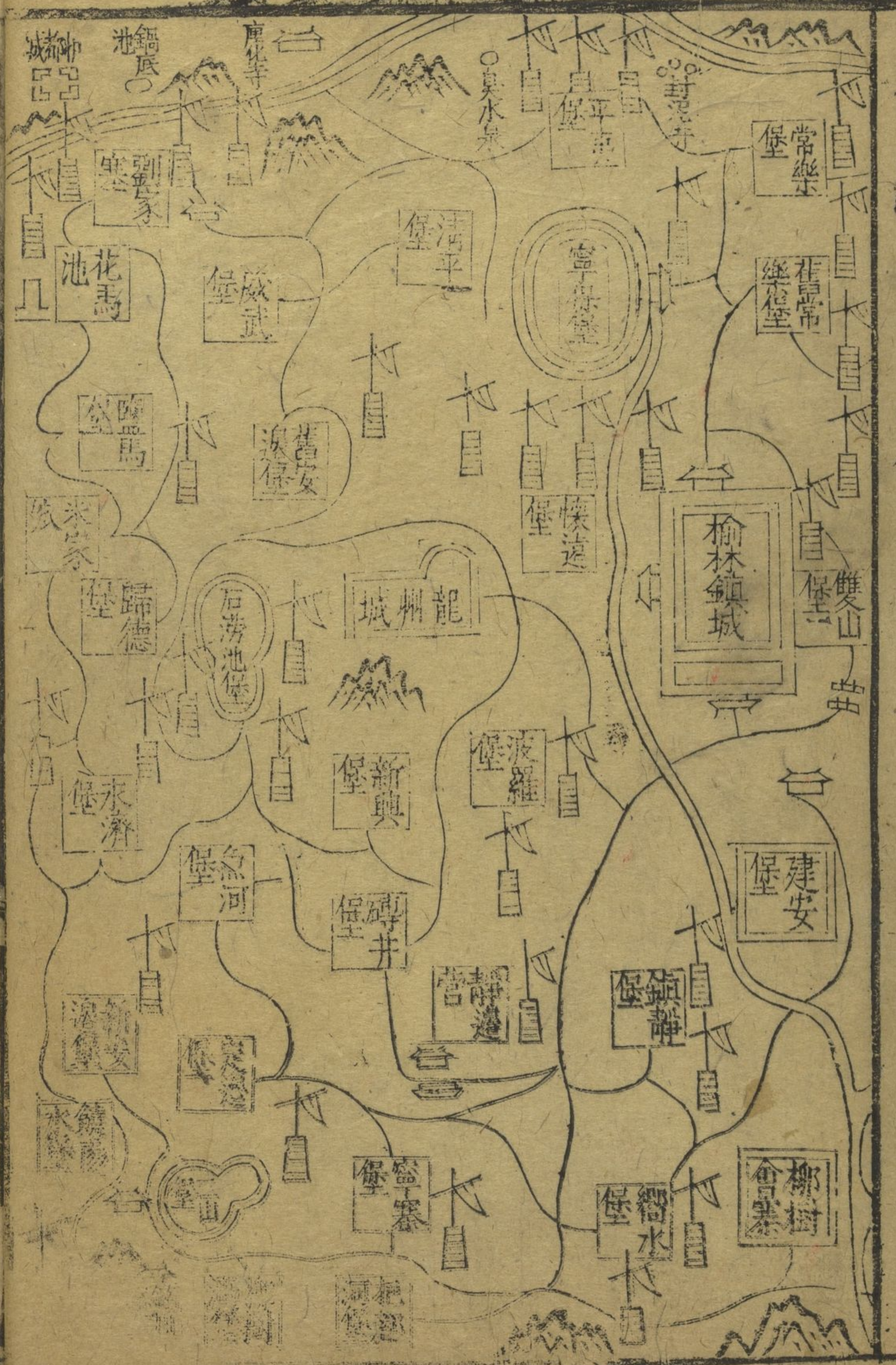
卷

一

圖

卷

一



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

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若選作土兵練

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

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

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十五號為土兵每

名量免房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

土兵強盛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允邊行之則邊民

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

為嚮導此實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

延綏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叅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

百餘里烽火不接北回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濶難以瞭

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趨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石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嚮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狃堡移出嚮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甌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地界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梁堡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

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接連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
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
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
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塹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
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
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搖振軍威矣
從之

按嘗巡歷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
入如履平地自傳塘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不展縱
有請纒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實有限年之列
督撫漫不爲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略

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其地耕牧但酒湏增立
營堡以時啟閉且轄東西二十五營每堡兵不過一二
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于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
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
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
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邊極鄜州定邊慶陽
俱在腹裡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
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

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倍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調停免買陪補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迄今未盡舉行。

曾總督延綏邊牆疏

一曰固邊圍自古禦戎設險以爲坊項自大寧棄而東北撤其藩籬河套失而西北損其形勢中原之險漸遺於夷矣。往年宣大之關多虜患非無設險之謀也要之處之未盡其道與無險同。邇者臣任山西巡撫提督鴈等關修築偏關老營等處邊牆數百餘里總督右侍郎翁萬達督同總兵官周尚文等修築各該要害邊牆

仰賴朝廷處置得宜傳聞虜賊不敢侵犯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今延綏一鎮外聯沙漠內蔽全陝山川形勝世稱雄鎮誠經制而守之豈復憂此匈奴耶。臣於六月巡歷該鎮邊垣一千五百餘里見其舊牆創於成化年間業已低薄八十年來日就傾圮曾無一人增坏土者一遇有警我軍難於憑藉此所以虜寇之來如履無人之境其弊正坐此也。臣嘗計之延綏邊牆東自黃甫川起至榆林雙山堡計五百九十六里自雙山堡起至龍州堡計四百九十八里自龍州

堡起西抵定邊營計四百四十里實計應築邊牆一千五百三十四里有零臣願以千五百里之地分爲一十五段該每段牆百里每里築牆高一丈九尺底厚二丈二尺收頂一丈五尺外女牆高四尺五寸內女牆高三尺每里築一敵臺臺下濶五丈收頂四丈厚如之高并垛牆共三丈上蓋平房一間卽以官軍四十名守此一里之地有險有人矣自一里以至於百里皆然也但於百里適中去處除有舊堡外如無堡者相機築堡建營房三千間官廳三座各五間官軍三千人統之者副參遊擊將軍也副參遊擊之外仍設把總坐堡官二員以守之於百里之中置築小堡以居守邊之兵蓋邊臺窩遠或大堡不足以容故此堡亦不可少亦各設把總坐堡官一員以守之又於其間相度便開關門者二重門設臺扇鑰完回通哨探出奇伏皆於此門凡一百里之間其軍馬臺堡攻擊防禦之事皆副參遊擊統之而各把總坐堡分任之此第一段邊圍之畧也自第二段以至第十五段可類推矣大率百里之間爲偏將者一爲把總坐堡者各三爲哨總中軍者五爲管隊者六十自偏將以至管隊官所管共三千人皆給馬以備應援加以守牆步兵四千人共七千餘人通千五百里而計

之自偏將以下官軍共該一十萬六千八百餘人內馬軍四萬六千餘人步軍六萬餘人而總攝之以撫鎮大臣則馬步相兼遠近聯絡有邊牆敵臺以爲憑據有燉煌烽燧以爲瞭望有堡寨營房以爲居處有軍火器械以爲攻擊又除墾田以脩屯政以資衣食牆外一里復鑿一濠濠之深濶皆期二丈所取之土卽以築牆牆高池深零賊毋敢近邊脫有深息必大舉之賊乎夫賊之大舉也動稱十數萬衆傳報營勢橫長五六十里縱使併力而來一擁而至我之一將所守之邊高城深池自里之間既有七千餘人又調牆左右者五十里內馬兵援之可得官軍各二三千員名其調遣也俱於牆邊往來如斬崖陡峻處亦必架鑿通道以便應援夫以應援之官軍合本處分守之官軍大約可得一萬三千員名以數十里之牆計其垛口不過數千殆二三人而守一垛口且火器弓弩長短相雜更休迭應聲勢自爾百倍我軍居區而有據虜賊仰面而受兵其何能飛度乎猶是大將居中聞報策應更調鄰堡之兵或助勢以堅守或設伏以出奇爲兩翼之勢出閭門之外賊不知其所攻矣蓋賊之所恃者馬我之高牆深池限隔之外衆人廣器制馭遠邇彼之強馬弗能突矣賊之所恃者弓箭其

發不過四五十步我之神鎗飛砲連珠佛朗自高臨下
發踈擊遠彼之弓箭弗能抵矣又以逸而待勞無送往
迎來之誚以王而待客免東徵西調之擾備是數者必
固之道也或曰此牆一段受攻而左右五十里內守牆
官軍俱來應援其勢順其應速固稱便矣若左右鄰之
牆缺少官軍又誰補乎臣曰左牆守兵須移矣凡居右
者不可移補乎蓋泊補動移千里之衆而官軍之奔馳
者皆鱗次而行不過百里且俱牆上往來一時即合一
時即離非有山川險阻之限越也若曰邊牆僅支零賊
難禦大虜臣曰難禦大虜者先日之邊牆也果實加高
厚之工人致死守之力則金湯之形克壯而制禦之功
自收今沿邊一帶小小村堡有人守之尚保無患而况
於大邊塞乎

二曰議財用臣按邊圍一固其利博矣然不一勞者不
永逸今計脩牆一段約地百里剷削板築工程浩繁除
堡城舊有并新設者另行勘估外其敵臺百座每座連
房繞以月牆各約該工料銀一百五十兩關門二座連
房并重門疊甃各銀一百兩以上墩臺關門共銀一萬
五千二百兩每里邊牆計長三百六十步折筭一百八
十丈每十二丈作爲一工每工連女牆折筭約高二丈

零四寸底厚二丈二尺收頂一丈五尺每工除火頭夫一十名淨用夫一百名每名每日計築高廣皆一尺二寸牆高二尺四寸應築一十七日每日每夫行糧一升五合折銀一分五厘外加鹽菜銀一分共二分五厘連火頭一百一十名共算行糧鹽菜銀二兩七錢五分計一十七日該銀四十六兩七錢五分是爲一工每里通計一十五工該銀七十一兩二錢五分通百里計之共該銀七萬一千二百二十五兩其承委管土官員人役并各匠役廩給賞犒等費不下一千餘兩并墩臺平房閘門等項工料之費通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五兩東西邊

牆延長一千五百餘里內除天溝險陷并挑壕外實該一千四百四十餘里通計工料糧賞大約用銀一百二十四萬三千八十兩加以架梁官軍一萬二千員名馬三千匹糧料草費大約三工須銀一十四萬兩通前共計銀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十兩則金城湯池之險可永賴矣此其大畧也通前工程中間舊址可因險阻當依者其費宜省土雜沙礮工涉遠難者其費宜增又在承委官員臨時盈縮其數也如蒙乞勅該部通查議處先濟第一段工程之費其餘陸續發付該鎮給濟工完查勘造冊奏繳若曰財用不敷難興大役臣以爲三秦

因無此邊歲遭虜患延安慶環之間民物彫殘情實可憫以此較彼所費孰多况墻成而有人以守坐見久安長治之效否則夷虜之患不息上下俱困其慮長矣

榆林總敘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與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墻虜多充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爲充劇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百九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

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日夾道地利亦得矣

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城堡三十四墩臺一百七十七墩堡勾連橫截河套之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并河南南陽衛潁上千戶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衛官軍輪班哨守成化初開設榆林一衛操守鎮守總兵官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俱駐劄榆林城東路設分守左叅將一西路設分守右叅將一守備都指揮一復設巡撫都御史提督兵多敢勇四方征戰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

彼時

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亦以樵採圍獵之地方豐庶稱雄鎮馬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切藹糧始仰給腹裡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

米珠草桂之誥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
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
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孳幾萬言
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
虜所毒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黠虜
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一
軍駐河運之地則糧道阻絕不用三月而榆林坐困矣
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
迫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
支也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

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為論
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又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
知也至於募軍以補其缺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
何今邊臣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
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
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
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其固
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年予鹽
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
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

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

幣內至則糧價正踊繙爲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二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墩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日

尚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曾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衆待哺於腹裏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患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榆林邊圖

此東勝舊城正統以前猶守之

備置開光三關界

保德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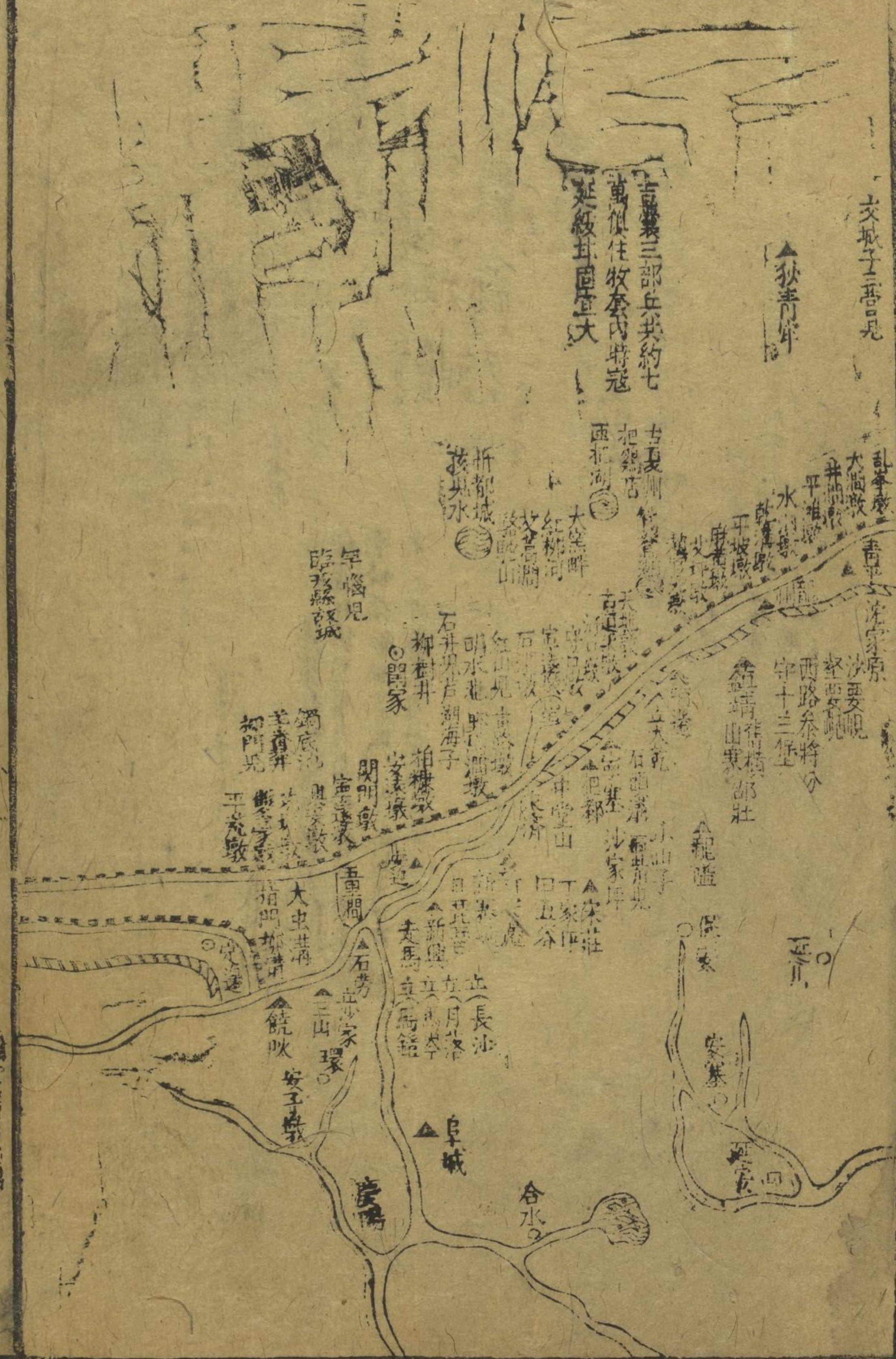
延綏二邊東起黃甫川堡西至三山饒陽界與固原內邊形勢相接度化間修築榆林等城二十餘堡俱在二邊之北蓋重邊設險以衛內地也



吉囊三部兵約七萬俱住牧套內特寇延綏封固宜大

狄青軍

文城子 吾吾見



圖書錄 卷四十七
榆林鎮屬營六堡二十有八馬步官軍四萬九千二百
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一十八
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有零民糧三千九百有零草
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榆林事宜

天順中延綏用兵日久巨書楊昇上疏曰阿羅出任牧
河套日入寇掠殆今三年請師古人自黃河轉運爲便
倉法且言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
各貯水次沂流僭運庶幾不乏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
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益詔悉從之然以製議竟
不行

榆林地乏耕牧藉於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
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
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遠雖設迤左
烽墩五六十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
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搖志且負勇常懷復套之
憤其惟苦於無糧彼識者謂得百萬金可充恢復之用
矣

榆林總論

按嘗視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

圖書
卷四十七
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瘁荒廢千里坵墟孤
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難就緒
向使其構鎮河湟逼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願僅
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
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
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榆林鎮總圖說

榆林遠際龍沙四無襟帶一望虜幕勢極衝險
國初爲榆林莊本綏德衛屯所已巳之變東勝失守始
築榆林城成化間套虜寇邊撫臣余子俊移延綏鎮於

榆林莊置榆林衛當時建議若王翱楊瑄諸人首以築
墻垣濬溝塹建堡置墩爲關隘藩籬計子俊因之起黃
甫川抵定邊營千五百里之間堡三十有四墩八百餘
所分東中西三路爲守邊警藉以少寧及弘治中火篩
竊渡內訌吉囊猖獗日甚而延綏之患滋不惟戰鬪之
役歲無寧日而增戍供餉力將不支使天未悔禍順義
不王何止蹂躪疆場虜劉黎庶而延慶涇汾之區悉于
戈戰鬪之場矢況由黃甫川而東永寧汾晉以及澤潞
聲勢殊駭異哉顧欵帑二十年餘一時肩事諸臣所爲
修築簡練之固猶未能悉如前人之議以古準今何不

遠之遠也。慨自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維揚之計弗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冬邊多事之虞，而徒屑屑于沿邊修築之務，計莫下於此者。愚以爲乘此欵順，責成當事，無復因循若延慶之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選作土兵，則虛祥之策可用也。其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布恩德，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則當時朝寧之議可行也。修築屯堡，烽燧珠連，簡戍卒，置糧餉，邊用充足，使人樂于戰守，則王忠肅之言可循也。修此二者，庶幾哉！柳營烽靖，榆塞馬閑，河套其可圖乎？是謀國者考焉。

榆林三路

榆林東路屬堡有九，以一叅將領之，駐神木，東抵黃河西，接鎮之高家堡，適當河套之東南，一牆之隔，以限華夷，無處非虜，亦無地非寇路也。舉其槩，則黃甫川當大川墩之隘，而清水營置鎮，川墩之衝，木皮園之劉家梁，孤山堡之守口，俱以平川馳騁，稱便鎮。羌堡則龍王廟，永興堡則丘家梁，皆所必由之道也。神木之入由安川等墩，而栢油相林，一自窯兒灣，一自高樹梁，無險可憑，直入境內，邊牆雖築，浮沙易傾，然則今日之計，莫若選

將練兵豐足食。倣昔日馬端肅榆林之議。以爲自完
之計。若恃款而忘備。恐一墻之限。與虜共之。是胡越起
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榆林中路屬之鎮城領堡一十又一。在鎮之東者有高
家建安雙山常樂四堡。鎮之西有嚮水波羅懷遠威武
清平五堡。而歸德魚河則在鎮之南。然實當河套之正
中。舊鎮在綏德。余肅敏遷出榆林。一時物議弗騰。謂肅
敏此舉窮簷荒廢。千里丘墟。浮沙築墻。終難就緒。至今
榆林城孤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
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貽謀蓋不審矣。但榆林之

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顧茲二十年邊境間然。無廼狃
於忘戰也乎哉。夫策榆林者。無論修築。惟剷削設險之
法。差可行耳。別當遠圖。則復套之議。母目爲迂也。榆林
久宿重兵。人飽豐餉。材官騎士。簡練有年。苟得任事之
將。益務精強。益修戰具。俟虜寒盟。卽爲復套之舉。則毛
里孩有可敗者。三程萬里之言。不有明徵也哉。柰之何
不復天限華夷之險。而僅以一墻平分漢界。欲犬羊之
不爲它日患。恐未可坐而策也。

榆林西路計十四堡。自龍州城至鹽場堡。中間若鎮靖
靖邊寧塞把都木濟新舊安邊新興石勞池饒陽水以

及定邊五百餘里俱係平川處處可掘墻而入最為要
害誠莫險于榆林方肅敏之築榆林也置堡建墩稱為
雄鎮邊氓藉庇者三十餘年後之議者遽謂其迫虜庭
馬遂至棄花馬築新花馬矣棄安邊築新安邊矣又入
而築下馬關矣鎮以西巍然重屏廼頓頽棄致寇逼於
門庭得無失策歟沿邊墩臺如昔人所議遺趾猶存耿
烈可續顧當事者自傳塘馳報收歛人畜之外一籌莫
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委任權力則實有限致使封疆
漸委并邊多故其為隱憂可勝言哉噫嘻自肅敏有安
邊管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之議當時若李敏非之
後人疵之無惑矣使今任事者乘今日之款併力以復
榆邊之舊他日有不共花馬池連勢稱雄哉

寧夏總敘

寧夏亦朔方地也

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南北僅百
里南三千里北朝晉時赫連

夏及拓跋魏皆都於此
繼居夏累世據朔方之險
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
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
郡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
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
鎮城所據賀蘭山環

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

上易為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

河東二百里間更為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

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

其道矣

所隸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州東西二三百里地勢平漫與武營靈州一帶又套

賊侵犯腹裏必由之路

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

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荆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

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

未盡邪今之論者以固原為堂奧嚮石溝至花兒岔為

二門花馬池一帶為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

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

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嘗聞有連歲

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嚴戒出

解嚴至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

立濟經年住套安為巢穴通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

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

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

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

居之分屯重兵清水武興等營令二三百里之間旌幟相

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

北虜住牧

套內非昔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障惟以邊牆為主

達虜依水草為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

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甘泉紅柳榆樹等巴都

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于鐵柱泉築城梁

家泉築堡甜水泉史巴都等處築牆一時水此不惟得

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

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接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
 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
 自總兵杭雄敗後山前遂為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
 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
 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
 等口舊皆疊石固塞防守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
 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
 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
 稍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
 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為邊民痛哭哉鎮

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璠廢鎮遠隔而

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
 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

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
 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蕃內

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
 固中衛俱安枕矣

先年套內零賊不時進至石溝鹽池
 及固靖各堡搶掠花馬池一帶全無
 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賊絕無數百里間荒地盡耕
 孳牧遍野糧價亦平但內有無濕墻七十餘里寧夏又
 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套賊卒至猶不能禦內固原
 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各完備但青沙峴八十餘里俱
 走沙礫石隨風剝落隨形環工力不堪節年套賊從此
 深入腹裏搶掠新紅寺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斬築

圖書紀 卷四十七
橫牆二道以圍梁家泉直北稍西舊有深險大溝一道受迤東礪山之水流入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總制劉天和塹崖築堤一百八里五分築牆堡一十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其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北外有舊邊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瓊于內復築邊牆一道官軍遂棄外邊不守以致邊內地田荒蕪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復修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修築長堤一道順河直抵橫城大邊牆以截套虜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爲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共止量長一十五里舊每口各有關牆三道今盡地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寧夏古夏州也阻山帶河四塞之地據全陝上游

國初立寧夏府尋改衛以其地廣而民庶又增左屯右屯中屯前衛等衛外轄後中二衛并平虜靈州興武韋四所巍然鉅鎮與八塞並列而環慶固城諸內地

以海未欵之先議者患其株保於橫城而花馬池之備竝然巨防也欵市以來修築漸固而靈韋鳴沙之間若堂奧故經制在所綏焉平虜單弱中衛孤懸長願者慮之稔矣邇者次第修築若中衛之觀音口歷鎮關墩抵黃河百八十里蓋已築有邊牆匪直捍中衛所以固廣武王泉大壩之外局者計靡弗周而孤懸者有所藉平虜自賀蘭抵沙湖築牆置墩而打磴歸德諸口創建謹密則單弱者少有所恃矣唯是黑山鎮遠本我中原土宇棄爲胡馬任牧之場苟不思所以復之恐平虜之守不可固非所以戢寧鎮城惠綏河東也善謀國者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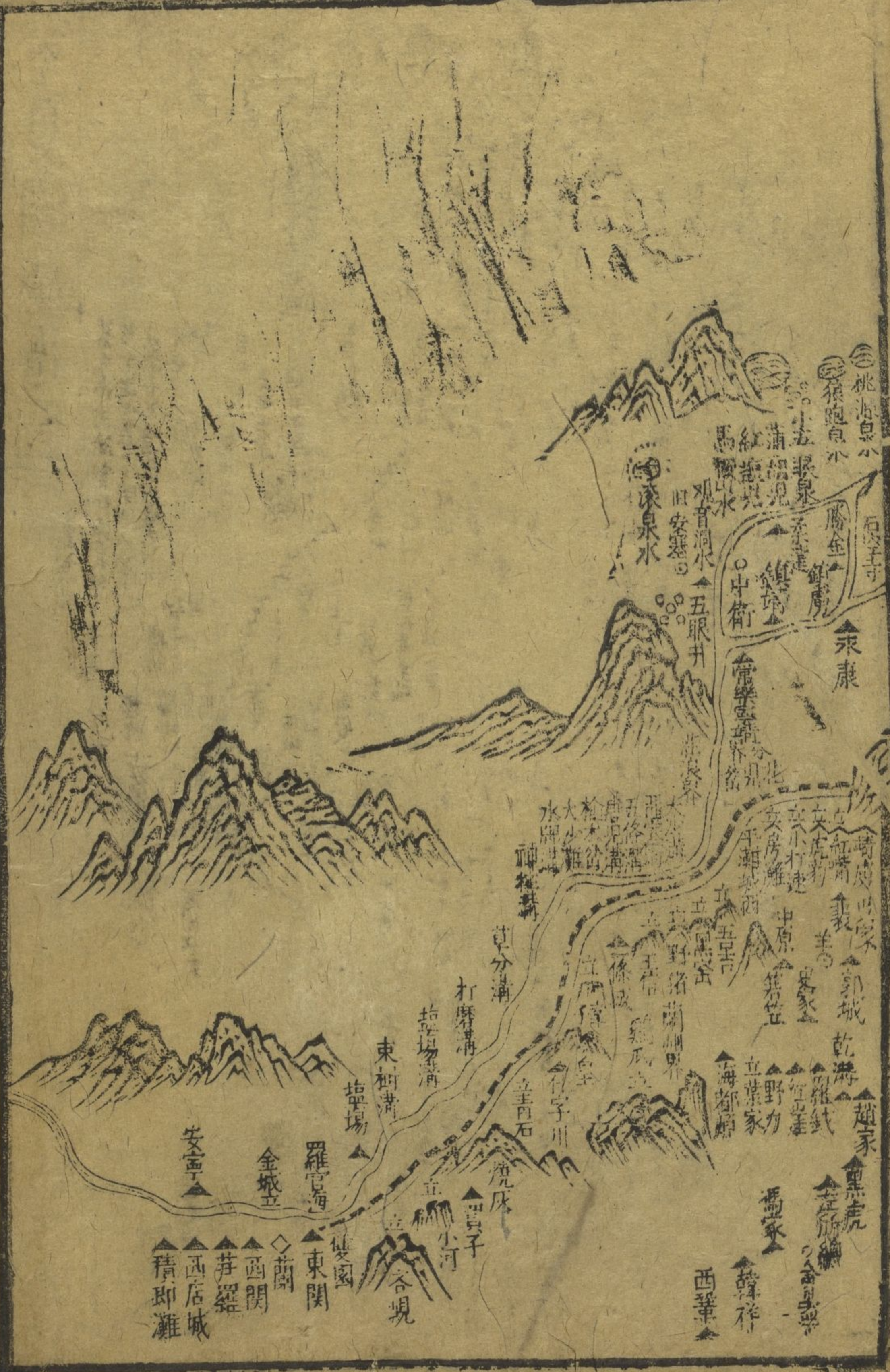
必有出格之見。顧時詘而舉羸矣。莫若乘今日之款增兵以固平虜。徐以規黑山鎮遠之復。使平虜絕騷動之患。鎮城免軼宕之憂。亦開疆展土之畫。歟。籌邊者相勢以揆策。毋玩時焉可也。平虜城在寧夏鎮之北百二十里。蓋鎮城之屏蔽也。北當鎮遠。打磴諸關口之衝。東當套虜浮河之擾。西南當汝箕大風小風歸德鎮北宿崑黃碛諸口之警。二面受敵。要害稱最。邇自賀蘭沙湖之邊築設戍置墩。而打磴歸德之隘。修明烽遠。埃居民視昔頗稱泰寧。唯是逼臨套虜。僅限一牆。苟非修戰具作銳氣。恐終無以自保也。昔人策疲乏之人。富新羈之馬。

猶斬將塞旗。追奔逐北者。亦蓄銳於平日。而賈勇於臨時耳。矧與虜爲鄰之地。素所習見。誠能善鼓舞之。卽變起倉卒。輿不及還。轅人不及施巧。亦足以張空拳。冒白刃。彼榆林之輕生。靖虜之驍健。鎮番之敢戰。獨何人哉。守平虜者。蓋深長思之。若夫黑山營鎮遠關。固所宜復議者。又謂廢棄已久。復于一旦。恐爲力不易。愚以爲不患二處之不復。而患平虜之不強。平虜之兵強。二處之復當自有漸矣。

寧夏及固蘭邊圖



昔大邊去諸堡稍遠秦虜
皆至諸堡兵少閉門不放出
嘉靖十年請築近堡日
堡賊不入



桃海泉
狼跑泉
五眼井
觀音洞水
安塞
深泉水
中衛
常樂
永康
固原
紅古
雙河
鎮成
頭
孔骨
黑馬
久遠廟
李涼山

寧夏鎮屬衛二所四營四堡一十有八備禦馬步官軍
三萬七百八十七員名馬四千一百八十四匹糧料二
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有零民糧四千六百九十
石有零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餘束
固原鎮屬衛三所四營一堡一十五馬步官軍二萬八
千八百三十員名馬一千六百七十三匹糧料一十
三萬九千九百一十五石折色糧并折草銀一十四
萬九千五百八十兩年例銀五萬兩草三十二萬八
千一百三十七束布五萬七千九百零四匹綿花二
萬六千七百二十四觔京運年例銀五萬兩

寧夏事宜

愚嘗因張鑿巡撫寧夏導河溉田之事考古驗今而有
慨焉霍公韜奏議謂自陝西築爲邊牆窪爲溝渠尋秦
漢故跡修復焉邊城外固溝渠內深內資灌溉外禦夷
虜全陝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
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餽運自然饒裕愚謂今謀國
者何不按其跡行之而徒令邊士終歲脫巾枵腹致歎
於米珠草桂也又按九邊圖論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
綏德近境春初秋末皆可行舟若沿河州縣改徵本色
水陸接運而上榆林其少蘇乎又按唐書唐高祖時突

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
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路中書侍郎溫彥博
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乃使桑顯和塹邊大道
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
方之有大江所宜裁成輔相以致其用考閱古今訐謨
遺跡而黃河不惟可資溉耕且可以轉漕可以置舟師
扼虜方册昭然奈何徒能行於昔而不能行於今徒付
之話言而不能見諸行事今志士徒抱歎於千載之言

寧夏等衛圖說

寧夏等衛係鎮城東南去黃河三十里北至賀蘭百二

十里昔名山而面洪流在河津而右重塞所藉河山之
力居多自今觀之夏秋之間河流洶湧天限東西且溝
渠遠旋塹堦壁立胡馬馳騁之難自不能爲地方患固
也曾不知冬防則山後之虜梯山斬關賀蘭之險與其
之矣河套之虜踏水四馳黃河之險與其之矣險未可
恃而先時預防之策可不講與莫若乘此款順責成任
事之臣益務修守備沿河以防冬而烽燧明樹山木以
塞隘而禁人伐通賊路口悉作斥堠務成鞏固之勢又
於鎮城所宿重兵夙稱驍健時加簡練使之足以當虜
則地險可恃而人險尤可恃異日可無亾矢遺鏃之費

可以坐制醜虜矣

中衛左聯寧夏右通莊浪在先年爲河西重地憶自套虜入寇盤據松山而東西瞭望遂致懸絕靖蘭之間始多故矣衛城孤懸寡援所恃者大河環繞夏秋可保無虞議者每喫緊于邊墻之築蓋謂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近自觀音口歷鎮關墩直抵黃河工久告竣在本鎮可以捍廣武玉泉大壩之墟在鄰鎮可以衛西安州紅古城海刺都之警守中衛者益留意於培壘而守望不怠焉則長城竝立是所大造於茲土也豈淺鮮哉第聞衛之西北雙水泉墩至盧溝見墩五六十里之地通用石砌包沙恐一挖即陷以易築土邊庶于地方有實效也守中衛者盍勉爲之

靈州在黃河之南六十里北抵橫城紅山清水南抵萌城東抵磁窯寨與武營西南抵半箇城幅輳千里先時舊邊頽敝虜牧東山不無侵擾及新邊既築界限森嚴防禦縝密行者息於途耕者宿於野矣唯是年來清宴而東山一帶若鐵柱泉日臺等處孽畜繁殷恐有以動驍醜垂涎之念則先時儲禦之圖不容緩也且其所屬諸堡逼臨虜幕散處河東山河之險既無憑藉虜之入寇亦無定所即使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

睡猶恐蹈因循之夙弊而時或解防然則今日之備靈州者可恃欵而不嚴爲之所乎人又有言靈州之憂不在靈州而在諸堡不在諸堡而在橫城何也橫城失守則諸堡不可得而按堵矣然則畫靈州之策者當先于橫城籌之

興武本漢朔方郡地與虜爲鄰東至安定堡六十里至花馬池倍之西至毛卜刺三十里地惟沙磧城頗高廣未欵之先盤據河套者每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窺伺侵擾而我軍嚴防固圉一收斂之外野無所掠矣即欲深入恐分兵防禦勢有所阻况沿邊一帶自橫城至花

馬池二百里間東有花馬池之兵西有靈州之兵俱是禦虜而興武居中近設遊擊使從此而簡戍卒修戰守專務富強豈惟資二處犄角之勢塞垣藉以寧謐矣噫嘻安得守國扞敵之臣與之共城郭封疆之寄也哉

花馬池漢朔方郡地在寧夏鎮黃河東南三百里許當河套之衝每歲秋防督臣之所駐劄設寧夏後衛馬西南去鐵柱泉九十里東與榆林定邊營接壤北臨沙漠之墟城孤懸而寡援地荒僻而廣闊虜一踰邊長驅內地昔所恃者定邊迤西橫城迤東長城爲之障蔽也年來虜欵惟事修築高其培壘雉堞稱雄即使驕醜寒盟

苟能嚴明烽火遠為瞭望守之不有餘乎乃議者謂奉
 築長城今且平漫而謂浮沙築壙可恃鞏固哉慨自白
 圭搜套之議四于王越而余子俊修築邊垣之說先後
 相踵竟至邊墻虛費歲事秋防勞師戍守猶恐不及幸
 今醜虜歸盟亟宜責實任事如定邊花馬池橫城之邊
 所最重也而乾溝乾澗之墻不可輕也修矣而擇人守
 之則良將勁弩用守要害且惟寧夏荷障鑰之固而固
 原亦藉扁蔽之嚴矣

原鎮疆城



三十三

三十三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而耳。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與三關事體相同。

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始改立

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

巨鎮矣。固原所轄，則有黑水鎮、茂平、虜紅、鼓板、井、彭、陽

等城。西安州、海刺、都等營。環慶則有走馬、州、青

平山城、甜水等城堡。靖虜、蘭州則有甘鹽池、打刺、赤一

條城、十字川、西古城、積積、灘等堡。處處可以通賊。弘治

十五年，兵部議設總制于固原。後總制皆駐劄此城。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四衛隸之。嘉靖十八年，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總兵。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

而澗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窄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為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水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水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為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瓖移

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能言之所以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

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至西徐斌水三百餘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至今每歲于二八月各修築之屹然為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駐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奧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為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為門戶門庭故有總督運籌于中總兵參遊提兵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

固原邊政總說

固原邊鎮本羌戎故地秦關壤為隴西郡國朝混一寰宇建臨鞏二府并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縣二

十有三以綏吏治然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
宛轉二千六百餘里蓋分陝之適中控制之上游也然
黃河積石環於後崦嵫嘉陵距於前控番在岷而有洮
陽登川之隔禦虜在原而有金城烏蘭之壯偉哉山河
之固經制之備已顧茲羗戎一則以招中羈其心一則
以土著致其命胥戴中華傾心效順者固無間於彼此
矣然蘭靖緊隣虜穴百步之內率皆強敵且當三秦門
戶衝險爲最而河洮近邊舊無虜患自丙酋襲居奔刺
川漸逼內地窺我藩籬則門庭肘腋之間生一敵國邊
防多故視昔有加蘭河之兵雖強而失額頗多洮岷之

兵漸增而半皆未練且軍民逃以屯田則

大德城

災侵以徵輸則爲艱此俱時勢之未易調停而足食足
兵之計設險扼塞之防亟宜蚤圖而不容少緩者也夫
蘭靖衝矣狡虜稱藩則疆場寧謐 國家閒暇惟此時
爲然惟是抱罕西和之隙以及陰平武都之壤連帶蜀
漢環拱諸羗極目故封則再駝白馬唐宋之吐番在焉
虜誠豪舉傑黠遮要而服屬之虔劉騷動豈直關隴而
越嵩松潘之間又當備邊無已時矣若其絕禍萌銷未
患惟驅丙酋於原巢以斷右臂斯爲萬全之策焉
靖虜古會寧地 國初設巡司統攝戍兵以防河東正

統二年始置衛列乾鹽池等四堡爲安會潘籬東接寧
夏西界金城北抵大小松山逼臨虜穴衝險甚矣所恃
者黃河天塹我易爲防夏秋之間河水通流洪濤爲患
惟冬春之交水凍河結遂成坦途馳蹕而來無論一葦
可航矣沿邊五百餘里隘口甚多畫地保疆兵分力弱
如虜在正德間由梁家泉分水嶺四犯臨鞏嘉靖間由
水溝雪山隘兩寇扇馬等原橫行鹵掠爲患匪輕顧本
安堡近設守備一員遠戍北塞以張犄角之勢外援內
應鉅患其少弭焉或云塞梁家等口之路則河套之虜
不能入扼雪山水溝之險則山後之虜不能侵似亦
障之象母以欵和爲得計也

蘭州古金城郡也 國初爲蘭縣併置衛洪武三十一

年肅藩移到而中護衛從焉成化間改縣爲州外通虜
穴內屏臨鞏乃甘肅之咽喉秦隴之門戶也分屯列戍
置塞周防披山帶河險要可據唯是冬春水結則中流
天塹與虜共之一度洪津便爲內境機宜戰守豈與諸
邊一律哉往者三冬沍寒遠借開城之戍轉輸跋涉亦
稱勞費矣欵和以來阻虜北山之外烽燧晏閑疆場肅
謐供需踣頓減於往時此非欵和之明效乎顧州城逼
近河流北城一帶常苦衝圯礦徒鱗集境內逐利爲奸

外通虜謀中匿人命今雖解散然利孔猶張覬覦未已而名掛罪籍則未作流人群聚荒徼迄爲虜用安內攘外此非一漸乎經制者不可不思預圖之也

河州漢抱罕縣地 國初置衛成化間附衛爲州洮水

遠于東積石峙于西二十四關屏蔽內外城寨相聯聲援易達獨歸德孤懸一隅道路阻隔又七百里而遙然招番易馬制定羈縻藩籬既多跳梁無恐惟近年東虜丙兔諸酋渡河而南任牧近郊蚕食番族環河山畜產之裔剽掠殆盡侵陵逼近漸至剝膚修守之計有不容

積石之西隴龍溝口乃諸關之門戶實通

之要衝于此建堡築亭以扼險要添兵置將以固關防

併團聚番兵共圖保障聯絡歸德用成犄角庶幾河湟有安枕之時乎至若近議移鎮掣兵以防衝突固爲思

患預防之道然勞民費餉關係匪輕似又不可不慎也

歸德本西羌地也先漢擴疆爲貴德州 國朝建守禦

千斤所設番站者七屯寨者十蓋爲河州藩垣計也土

沃壤肥堪以屯戍崇山疊巘足以拒守形勝則有餘焉

顧以彈丸之區星懸境外既與諸番爲伍密邇秦刺復

與強虜爲鄰駕馭撫處較昔甚艱矣且距河州七百餘

里鳥道攀緣驛程阻阨北望湟中既阻洪河南去洮陽

遠隔異域兩地絕徼豈能捍禦故隴龍溝口議添守備
扼險塞衝地利既得聲聯勢接輔車可成且招撫諸番
自樹屏翰安邊保境莫此爲先豈直歸德藉有比隣而
河洮之保障亦固矣綢繆門戶堂奧自逸非經時之急
務乎

洮州古諸戎地後周置洮陽 國家因設洮州衛軍民
指揮使司寨堡聯絡俱有官軍守禦焉境內西番九
餘族 頒降金牌爲符易馬以示羈縻雖叛服靡常
輯寧亦易虜患則未之及也自萬曆辛巳間將吏弛防
疆圉失守以致丙酋擁衆搶番直抵城下殺我官軍六

掠而去比時過執和款竟未一懲虜遂憑陵封固築穴
莽刺川一帶乃咸甌脫二百年藩籬之限於我啟疆年
來徵兵益戍較昔頗密而虜居河內近在門庭况境內
地方川原平曠守禦爲難而生番中阻傳不及西垂重
地孤危孰甚焉且海虜入犯自歸德而來計程甚捷今
之偵探乃自河州而入歸德爲道不特倍之虜疾馳飛
度速於風雨如往事者則寇在郊關我猶坐待爲患豈
細故哉新築邊垣業已限隔華夷憑城禦侮卒難侵暴
然招撫生番餌以開中借彼耳目爲我聲聞誠一舉兩
得之效也噫生番之招徠在楊咎二土官土官之駕馭

在本部之將領擇廉將以專彈壓非治洮之急哉

岷州古隴西郡之屬邑西魏置岷州國初置岷州衛

軍民指揮使司編戶一十七里屯寨百五十有二散虜

於本州靜寧泰安清水寧遠西和五州縣之間其西

番五十餘族輸年貢進以為羈縻之術天順間設守備

成化以來復設邊備副使控制撫防之機日益嚴密生

熟番夷率多賓服無跳梁之虞第海虜渡河門庭致寇

有不可一日而忘備者昔丙酋入犯洮州境內震恐居

民有荷擔之危今雖退任芥刺相距千有餘里然無險

可恃倏忽憑陵即正德間海賊越洮州而東犯坐口殺

掠莫能堵禦不可為殷監哉及查永寧鎮平二堡地當

險要增兵戍守亦足扼塞我防既備虜患可弭此亦日

前之計也

西固守禦千斤所亦羌戎故地國初置所隸岷州境

內西番七十二族耕食屋居與中國類扼險設堡以為

屏蔽如南峪楊家等寨者十有七城南白水江由徽岷

而入川城東兩河口由階文而達陝此形勢大較也第

番漢錯居中外不別貿易來往數起爭鬪惟當事者持

之以廉平撫之以恩信好狡不悛則以兵威壓之外屈

其力內服其心跳梁之患不禁而自輯矣今查本城官

軍止一千三百有奇既屬單弱而召募之衆半皆異類
柔瘁狡猾生性難移恐無事則披堅執銳甘餽餉之需
有事則返旆倒戈無攻戰之勇亦勢所必至也徒虛名
而鮮實用其邊防之大忌矣乎

階州周秦時氏羌所居漢置武都郡唐置階州國初
改階縣旋復爲州西有白水江江之西南有西番二十
四族扼險屯戍黃鹿壩等堡則一十有三焉藩屏亦既
周密矣再設分守參將兼轄西固文縣二千戶所經制
不稱備哉在諸番則畏威慕義効順之誠無間遠邇供
賦趨役如熟夷王挑牙者其衆卽生番祁尚等數千人
咸輸誠納款等赴番廠以聽約束駸駸乎用夏變夷之
道矣况長江天險扼塞有餘而兵馬強衆緩急可得
人而守非久安長治之術耶

文縣古陰平道元置文州國初改縣設守禦千戶所
編戶三里寨堡有十諸番環聚大小三十八族耕牧爲
業文臣武將並列於一城之間馬步官軍分守於要害
之地經制亦甚當矣以故諸番賓順罔敢攜貳封疆不
擾上下晏然但僻居西秦之末民俗半襍於羌氏執拗
椎魯化導爲難隴蜀分界之區凶命礦盜潛聚不逞思
患預防之計竊勿以內地易治忽數澤之奸萌焉

總論

按蘭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
爲守界我

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作金城關關外即倚
山較前易守榆林地乏耕種所藉河套自套失於弘治
正德間數千里膏腴盡爲胡有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
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勢非所及雖設迤左烽燧五
十六迤右烽燧九十二而軍食兩艱諸邊鎮惟榆林最
忠義每懷復套之情志以時移漸委無事延綏邊西抵
三山饒陽界與固原相接榆林鎮成而延綏警備綏

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成邊
糜費止欲隔絕羌胡以息其爭其謂斷匈奴右臂非說
之盡乃是宇宙一體之心而今無有知者

莊寧涼來邊圖

